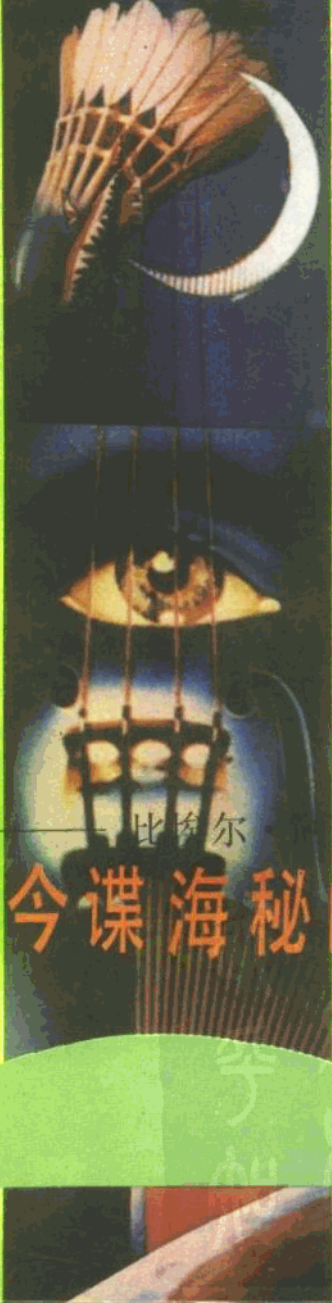




【法】让——比埃尔·莱姆著

古今谍海秘闻



国防大学 2 061 1445 3

072991

古今谍海秘闻

[法]让—皮埃尔·阿莱姆著
陆福忱 译



新华出版社

京新登字 110 号

责任编辑:张佩兰 周荣德

封面设计:齐树文

古今谍海秘闻

〔法〕让—皮埃尔·阿莱姆 著

陆福忱 译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建设日报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5.75 印张 310 千字

1992 年 2 月第一版 1992 年 2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ISBN7-5011-1621-0/G·581

定价:7.90 元

JEAN--PIERRE ALEM

让—皮埃尔·阿莱姆著

L'ESPIONNAGE

HISTOIRES

METHODES

古今谍海秘闻

EDITIONS LAVAUZELLE

拉沃采尔出版社

根据法国拉沃采尔出版社法文版译出

出版前言

《古今谍海秘闻》叙述的内容，在时间上的跨度很大，从公元前古埃及、拜占庭帝国和罗马帝国等国皇帝所控制的间谍情况，直到本世纪八十年代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作者在参阅丰富的历史资料，特别是间谍史、外交史、军事史，著名历史人物、间谍头目、著名间谍的回忆录以及秘密档案的基础上，以大量的间谍实例，叙述了人类长河中间谍和间谍机构的诞生和发展，间谍与反间谍斗争，各历史阶段中间谍技术与手段（密写、密码、窃听、侦听、破译、电子战等）的运用及发展。特别在“魔术师的战争”一章中，作者向我们介绍了超级间谍——卫星的诞生使间谍和反间谍的斗争，从军事领域扩展到政治、经济乃至其他领域。作者不仅叙述了间谍领域的现状，同时也预示了这一领域的未来。

本书作者是法国人，让—皮埃尔·阿莱姆系化名，毕业于法国工业技术大学。他在重返工业界之前，曾数度前往一些国家，特别是在中、近东国家执行秘密使命，后来从事科学技术情报领域中的技术手段和器材的研制。因此，他能够以亲身经历者和技术上内行人的双重而锐利的眼光来考察和论述间谍事件。作者还有其它著作，其中多数已被译出版，如：《阿拉伯人的近东》、《黎巴嫩》、《亚美尼亚》、《间谍与反间谍》、《天真无邪的七面预言家》、《工业技术大学校史》、《楼梯上的鲑鱼》（曾获侦探文学大奖）、《犹太人与阿拉伯人，3000年的历史》等。

本书具有知识性、可读性和趣味性，相信将有助于读者了解秘密战线的情况。由于我们的水平有限，错误之处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新华出版社

导 言

一 间谍与历史

间谍的根本问题，是它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曾经发挥并将继续发挥的作用问题。政治家、外交家、军事家以及历史学家都论述过这个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他们需要的情报各种各样，他们的倾向不尽相同，但对这一问题的答案却只有两个，而且是截然相反的两个答案。他们一部分人认为，历史是一幅风景画，而画框则被秘密活动这条看不见的线牵拉着；另一部分人则相反，他们认为间谍行为是一种寄生活动，一般说来它是肮脏的，几乎从来就毫无用处。不论对战争的指挥或对政治的进程，它都不产生什么影响。

为了让我们的读者在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见解中做出选择而罗列出他们各自的论据，那将是乏味的，也是徒劳的。与其如此，还不如请我们的读者来到间谍的地下世界，同他们一起在几条地下长廊中走一走，直到这些长廊的尽头，这些尽头可能是死胡同、下水道，也可能是历史的巨大机房。

“在希特勒背后窥视的人” 1941年6月12日，“格鲁乌”——苏军情报局——无线电通信总站收到一则历史性电报：

“对苏总攻——6月22日——3时15分。”

6月22日这一天，德国果然向苏联发起了进攻。希特勒的军队如潮水般向俄罗斯平原倾泻。在历时九个月的时间里，对这支迅

猛的军队，对其装备的威力，以及对指挥这一行动的将军们的指挥艺术，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

1942年春，战场形势发生了变化：为结束这种情况，希特勒责令其参谋部制定了“蓝色作战计划”。铁木辛哥预计到德军的这次行动，于是他向哈尔科夫方向发起了攻势，并一举夺取了这座城市，当时该城是敌军最大的给养和弹药储备中心。德军由于其异乎寻常的恢复能力，才使他们幸免于难，并且夺回了这座城市和俘虏20万俄国人。

1942年7月1日，“蓝色作战计划”终于得以实施。冯·博克发动了钳形攻势，他是其中的主帅。赫特的第四集团军向沃罗涅日方向推进，保卢斯的第六集团军则向斯大林格勒方向进军；另一集团军群，按照利斯特的命令，插向高加索和巴库。三天以后，第四、六集团军会师，满以为会活捉铁木辛哥，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希特勒命令开始新的作战行动：赫特一直推进到沃罗涅日，在那里遭遇战打得十分激烈；保卢斯一直推进到斯大林格勒，俄国军队已经在那里以逸待劳地等待他们十八天了，于是他陷入了重围。

三个装甲师从高加索前来援救保卢斯。铁木辛哥深知他们缺乏燃料和弹药，派两个集团军去对付他们，结果把他们击溃。

1943年1月，保卢斯面对俄国人和严寒打不下去了，不得不投降。第四集团军实际上已经所剩无几，德军的溃退不久就开始了。

回顾上述事实会给人们一个印象，进一步细致分析则令人肯定地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从1941年秋季起，俄国人对德国人的全部行动计划了如指掌。

德军参谋部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情报部门也是如此，情报首脑瓦尔特·施伦贝格便疯狂地叫嚷：“有人在希特勒的背后窥视我们的秘密，把它通报给俄国人！”事实上，确实存在这样一个人，他就

是卢塞恩的一个小小书报商——一个德国难民鲁道夫·罗斯勒。

为了从卢塞恩得到在希特勒背后窥视到的情报,还必须有中间人;罗斯勒拥有10个这样的人。

这10个人都是军官,大部分人同罗斯勒一样,出身于巴伐利亚信仰新教的资产者。这些职业军人都属于“黑色国防军”^①。他们中有5个人在战争结束时已晋升为将军,并且都在制定全部作战计划的大本营任职。

同罗斯勒一样,他们都是反共分子,但更是反纳粹分子。他们坚信,只有在德国的战败中才能拯救德国,因为只有战败才能使德国从希特勒的腐朽没落中解脱出来。

“影子绅士”左尔格 1964年9月4日,俄国人才知道,他们的国家又出了一位英雄。从前,人们对此一无所知。这天的《真理报》第一版介绍了某一位里哈尔德·左尔格,该报这样写道:

“条件不允许更早期地披露里哈尔德·左尔格及其同志们的不朽业绩。介绍这个人的时刻终于来到了,他的名字对于未来的世代,将是忠于和平事业的象征,勇敢和英雄主义的象征。”

两个月以后,里哈尔德·左尔格被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追授为“苏联英雄”。1965年3月8日发行的4戈比邮票上,展示了其人英俊的面孔,尽管笼罩在这张面孔上的荣誉光环如此姗姗来迟。

里哈尔德·左尔格在20年前就已经被处决。

那么,里哈尔德·左尔格到底是个怎样的人?他创造了什么业绩?

里哈尔德·左尔格曾是一个出类拔萃的德国大学生,1918年成为共产主义者。1929年他被格鲁乌的首脑帕维尔·伊凡诺维奇

① 指1919—1935年期间的德国国防军在凡尔赛和约限额之外,大量秘密扩充的武装力量,其中包括许多军事化组织。——译注

· 贝尔钦招募为间谍。

他首先被派往中国，然后到日本。他后来成为德国驻东京大使欧仁·奥特的密友和顾问。他把获得的情报通过电台发往弗拉迪沃斯托克情报站。

6月15日，里哈尔德·左尔格向格鲁乌通报了德国将进攻苏联的确切日期：6月22日。

1941年9月初，他又发出了一则更为重要的情报——因为人们相信了这则情报：日本将恪守于1941年4月13日同苏联签订的中立条约，日本将不会进攻西伯利亚；相反，将在年底之前进攻美国。于是斯大林下令把驻满洲的军队立即调往西线。德国人以为他们可以粉碎俄国人的抵抗，可是在他们到达莫斯科之前，便同西伯利亚师团和蒙古骑兵遭遇，因此他们未能攻克莫斯科。

根据左尔格的预报，日本的海、空军将于12月7日袭击珍珠港。斯大林大概不太相信其情报大师报告中的这一部分，因而没有向任何人通报这一情报。

左尔格于1941年10月被日本人逮捕，1943年被判死刑，1944年11月7日被施以绞刑。日本人也许不会拒绝就释放这个大间谍进行谈判。但是，从他被捕到处决历时三年的时间里，俄国人丝毫没有表示出这方面的意图。这样便产生了关于左尔格事件的两点疑问：苏联政府为什么抛弃了这样一个为他们立下汗马功劳的人？为什么在20年的时间里不让人们知道这样一位英雄，而20年后却又突然赋予他如此殊荣？

上述两个问题只有一个答案：因为左尔格报出了德国进攻的日期。斯大林不相信这一点；尤其罪过的是，这个日期似乎是个公开的秘密，其它方面如鲁希、柏林情报网、“红色乐团”、邱吉尔、甚至美国人都提供过这个情报。当时的斯大林如此迷信德苏联盟，把这一联盟视为其统治时期最伟大的成就。所以，他如此惧怕损害这

一联盟，惧怕采取任何安全措施从而可能刺激希特勒。尽管他的将军们曾再三提出忠告，他依然拒绝这方面的提醒，拒绝采取相应的军事部署。苏联在对德作战中牺牲了 1500 万人，其中有多少人的牺牲要记在斯大林盲目性罪过这笔账上呢？

斯大林已经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因此他要消灭或使人们永远忘记对此知情的人。柏林情报网的间谍们已经被处决，“红色乐团”的领导人雷奥波德·特莱波被投入鲁边卡监狱，他在那里度过了十年铁窗生涯。罗斯勒（即鲁希）在战后去苏联大使馆，却被拒之门外。左尔格则被抛弃和隐姓埋名。

1964 年，苏联的许多间谍被逮捕，其中几个是变节分子，他们已经转而为西方情报机构服务。在这种情况下，非常需要重振苏联间谍的声望；再者，斯大林死去也已 11 年，这时披露大间谍里哈尔德·左尔格的丰功伟绩已经没有任何不便之处了。

日本人的密码泄密 1944 年，共和党人托马斯·杜威与民主党人富兰克林·罗斯福在总统选举的争夺中互不相让。

共和党人指责民主党人的政府无能，未能预料到珍珠港被袭击的灾难，他们获准由议会的一个委员会调查此事。共和党人指控的根据之一是一则情报，这则情报表明，美国的密码机构本来能够破译日本的电文，因此，美国政府事先大概或本应预料到对珍珠港的袭击。事实上，这则情报是准确的。美国的技侦机构在美、日双方敌对之前就已成功地破译了日本的密码。但是，在珍珠港事件中，日本在使用电台方面极其谨慎。美国的侦听机构只截获了一份有关的电报，而且是在 1941 年 12 月 8 日，即在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才破译。美国军方对这种不谨慎的做法尤其感到忧虑。因为在珍珠港事件后，美国的密码专家又前进了一步，他们已经能够破译日本方面所有有关外交、军事尤其海军系统的密码。使这种忧虑变得更为强烈的原因是，不久前发生的事件已经部分地损害了几年

来的心血：一年前，美国情报局战略情报处的间谍曾侵入日本驻里斯本武官的办公室；日本人于是更换了他们的军事通信密码。

面对在竞选中寄托了某些人的希望的这种不合时宜的泄密危险，美军参谋长马歇尔将军采取了大胆的行动。他给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杜威写信（1944年9月25日），指出这个严重的问题，派手下的军官把信直接送交杜威。

为使杜威放弃其有效的竞选武器，必须阐明保守机密与国家的利益息息相关。马歇尔将军毫不犹豫地向日威晓以利害，陈述密码情报的重大作用。

日本驻柏林大使大岛男爵向他的政府发回的报告，是了解希特勒在欧洲意图的数量大而内容准确的情报来源。使美国赢得珊瑚海战役的全部战略完全建立在破译日本密码通信的基础上；正是由于截获了这些密码通信情报，美国舰队才得以在理想的地点实施集结，并推迟了向中途岛的进发；否则，美国舰队本应处在距离那里三千哩之外的地方。

美军参谋部对日本武装力量从菲律宾到阿留申群岛整个太平洋海域的军事部署了如指掌；每个兵营的兵力、武器装备及其弹药和给养储备；更重要的是掌握日本海军舰队和补给船队的活动情况。美国海军还掌握这些补给船队的出发日期和航线，从而能够在它们的航道下埋伏美国的潜艇，给它们以毁灭性的打击。

截获到日军在马尼拉湾的一切行动情况，都立即由侦听部门直接通报美军参谋部。

马歇尔将军曾经说过：“从这一来源所获得的情报，为胜利和拯救美国军人的生命做出了根本性的贡献”。

杜威州长读了马歇尔将军的信以后，放弃了在其竞选中对美国破译一事的任何影射，从而令人欣慰地证明，把国家利益置于竞选利益之上的政治家还是不乏其人的。

间谍并不“创造”历史 前面回顾的三起事件，似乎表明间谍在某些事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是可以确定的，并且可以用我们称之为“知一行比”的这种尺度来衡量它的程度。但是，事件并不就是历史。事件只不过是用“事件—历史比”同历史相联系的历史波折而已。间谍在历史中的作用要把这两个比结合起来，用数学用语来表示，就是用这两个比的乘积来确定。

在左尔格和鲁希事件的情况下，首先其“知一行比”为零。因为，没有人相信他们提供的情报。而在美、日事件中，“知一行比”则大不一样：情报准确，及时送到主管部门，得到充分的利用。于是，可以说间谍对事件——战役有决定性影响。

但是，“事件—历史比”，也就是说，战役对战争的胜负的影响又是怎样的呢？显而易见，这是不能进行精确测量的；但是，认为它不是决定性的，这种看法还是有道理的。

如果没有左尔格，德国人可能攻克莫斯科；如果没有鲁希，俄国人不会成为斯大林格勒的胜利者；如果美国的密码机构未能破译日本的密码通信，珊瑚海战役的结局也许不同；没有间谍机构，战争持续的时间会更长；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德国人和日本人还是要输掉这场战争。

赢得一场战争，依靠的是军队和经济实力。历史由巨大的力量锻造而成；间谍不过是这种力量分泌出的点点滴滴泡沫而已。

西塞隆事件 西塞隆事件令人迷惑不解。在德国外交官莫依采什的著作中，对此曾有所披露，其真实性已经被其首相贝文在众院的声明所证实。

1943年10月，某一个人正以令人难以置信的条件同德国驻安卡拉武官莫依采什进行接触。不久，人们才知道他就是大名鼎鼎的“西塞隆”——这是他的化名，其真实姓名是埃列萨·巴兹纳，当时他是英国大使休·纳奇布尔·休杰森的内室侍从。

西塞隆向德国人提供盟国文件的照相副本。尽管他的要求令人不可思议——每卷胶片 1500 英镑，还是满足了他的要求。

在 6 个月的时间里，西塞隆提供的情报难以估价。这些情报的真实性通过无可争议的方式核实无误。他并没有象有些人写的那样，提供了诺曼底登陆的计划和日期，而是提供了开罗会议和德黑兰会议的记录，其中包括罗斯福、邱吉尔、斯大林以及蒋介石等人的所有谈话。西塞隆在柏林的交通员卡顿布鲁纳从未传递他们所掌握的不寻常的情报，为什么？也许，正如莫依采什在阅读收到的首批文件时所说的那样，是因为那些文件太可怕的缘故。

正当德国的政治家们确信希特勒已经发疯，因此想方设法同西方或东方谈判单独媾合的时候，西塞隆此时提供的情报表明，所有盟国都具有把战争一直进行到德国无条件投降，甚至不惜把整个德国和它的人民统统消灭这种不可动摇的意志。

只有一件事可以使德国得到安慰：如果说他们没有使用西塞隆的情报，那么，他们也没有为此付出太大的代价——他们支付给这个间谍的 30 万英镑都是伪钞。

二 特别勤务的范围

特别勤务的三个部分 本书叙述的是间谍活动和间谍机构的历史。我想对这个题目及其内容的界限加以明确。

间谍事件如同历史海洋上浮动的冰山。它的一部分是表面的：这部分由事件及其发展的情节构成，是可见的，并且在历史上占有或大或小的地位。其更重要的部分在水下——是看不见的：事件是在什么条件下策划的、根据谁的命令、为什么？如何组织实施？以谁为对手？

为了探讨这看不见的部分，则必须对制造出这些事件的机构

的性质和组成有所了解。因此,我想撰写的是,间谍活动和间谍机构的历史。但是,这些机构也同样遵循一条现代规律,就是每个行业都在扩展自己的经营范围:药剂师兼营指甲锉,面包师也出售口香糖,屠户也经营炸土豆片。所有这些经营都同他们的初衷相去甚远。同样,间谍机构今天也进行政治活动、搞破坏、搞恐怖主义、搞准军事行动、搞心理战、搞宣传、制造伪钞、甚至有时也搞走私毒品。看起来,这些活动同搜集情报有如天壤之别,简直是驴唇不对马嘴。事实上,它们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它们都同出一辙,即同属于秘密行动。然而这并不妨碍“间谍机构”有一个骗人的招牌。因此,我宁愿使用“秘密机构”这一说法,尽管它失之于范围过于广泛,因为它实际上还包括秘密警察,可是我在这里并不想探讨秘密警察问题。准确的说法是“特勤机构”;没有使用这种说法的理由是,它并不太为公众所知。

特勤机构活动的三个部分是:本意上的间谍活动,也就是搜集情报;反间谍部分;各种形式的行动部分,其中包括卑鄙的伎俩。

因国家不同,特勤部门有的组成一个实体,有的在一个“情报共同体”内组成若干又联合又独立的实体。在民主国家中的一般情况是,设立一个负责情报、国外反间谍和行动的机构以及另一个负责国内反间谍的机构。前者如美国的中央情报局,法国的海外安全总局。后者如美国的联邦调查局,法国的本土监视局。

“行动”部门的某些功能 从斯大林在苏联强化其权力时,即从1926年起,苏联特勤机构增加了绑架和暗杀的使命:1926年,在巴黎暗杀了乌克兰领袖西蒙·佩特柳拉,1930年也是在巴黎绑架了白俄罗斯人亚历山大·库捷波夫,以及暗杀维森吉尔(1932年,汉堡)、马尔金(1934年,纽约)、让·克莱默(1936年,澳门)等。

1936年，苏联特勤机构为实施此类行动而创立了“湿活”部^①。可以说，这个机构策划了一系列暗杀事件，诸如纳瓦钦在巴黎、朱利诺·波兰茨在纽约、雷斯在洛桑遭暗杀，穆兰、兰多、贝尔内利、尼茵、罗布莱斯、沃尔夫在西班牙以及克诺瓦莱克在鹿特丹被暗杀，米勒在巴黎被绑架和托洛茨基1940年在墨西哥被暗杀等等。

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别行动分部，在冷战时期专门从事准军事行动：朝鲜战争初期在北朝鲜，胡克人起义时在菲律宾，1958年在印尼，1959年在西藏和刚果。该部在老挝组建了3万多人的私人部队；它还在越南适时采取了各种行动。

在拉美，美国中央情报局拥有一支部队“绿色贝雷帽”归它使用。这支部队于1965年对秘鲁进行干涉，1969年在玻利维亚捕获并处决了埃尔内斯特·切·格瓦拉，1975年在智利采取了其它手段，特别是利用了工会的力量。

美国中央情报局于1961年，企图在猪湾入侵古巴时遭到了惨败。事实上，的确是由于肯尼迪的怯懦所致，因为他不敢支持他曾经赞同过的行动。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红手”——通过这个组织不难看出这是法国的机构——曾进行过武器走私。喀麦隆反对党领袖费利克斯·穆米埃于瑞士被害也是特勤部门所为；以色列的“莫萨德”寄往埃及的诡计信件，使派到那里从事导弹项目的德国技术人员，有的被炸死，有的致残；埃及也把一些诡计信件寄给以色列外交官；古巴的秘密机构曾经染指法国1968年的动乱等等。

以上数例表明，特勤部门在搜集情报之外所从事的活动，数量之大，种类之繁，由此可见一斑。然而，这种情报活动与行动两者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近期的一起事件又表明了这一点。

^① 俄语中“湿活”借指杀人。——译注

奇袭恩德培 1976年7月27日,法航的一架班机自以色列的洛德飞往巴黎,途中被日尔曼—巴勒斯坦人劫持,被迫在乌干达的恩德培着陆。劫持者声称,为交换人质,必须释放被关押在以色列和欧洲其它国家的40名巴勒斯坦人。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人通过法国政府立即开始谈判。

恩德培距以色列3500公里。不仅如此,明显的事实是,从事件一开始,乌干达总统阿明便支持恐怖分子,他的士兵也同他们合作。在这种条件下,任何军事解决的办法似乎都是难以想象的。然而,以色列国防部长责成其参谋长和两个主要情报机构“莫萨德”和“阿曼”的头目,研究军事解决的方案并着手准备。

恩德培机场由以色列一家企业于1972年建成。于是,该机场的设计和施工等图纸被集中起来立即送到军方。在洛德至南非航线的班机上坐满了前往恩德培的以色列游客。特工人员以旅游者的身份抵达肯尼亚,由人力车夜渡维多利亚湖,绘制位于湖对岸的恩德培附近的地形图。7月30日,首批41名乘客被释放时,“莫萨德”的10名特工已在恩德培等候,他们记下乘客们的地址,并于第二天询问他们被关押的地点和有关人员具体情况,劫机者的人数以及他们的行为举止等。

7月2日,星期五晚上,直到过午时候,以色列军队参谋长才认为,他已经掌握了军事解决有幸取胜所需要的足够情报。

7月3日,星期六,总理拉宾在内阁会议上宣布,军事解决是可能的,并建议采纳这一方案。当部长们发言表示赞同时,他才向他们透露6架远征飞机已经从一军事基地起飞。

这6架飞机包括2架“波音”707和4架“大力神”C-130A。其中一架“波音”707备有救护车,将在肯尼亚着陆。另一架是空中指挥部兼无线电通信中继站,将飞抵恩德培上空。一架“大力神”将在非洲某地降落,作为预备队。另外3架“大力神”将于星期六的夜晚

间,在恩德培着陆。“阿曼”系统的几个分队,将通过其它途径提前几个小时到达,其使命是在首都坎帕拉与恩德培之间的公路上布雷,并在机场附近设置雷达干扰机。

预定在恩德培着陆的3架“大力神”飞机,运载着大约150人,其中大部分属于“阿曼”系统的特种部队。这些人只用了几分钟,便杀掉了恐怖分子,救出了人质使他们登上了飞机,还占领了机场塔台;为防止追击,他们还炸毁了停在现场的10架“米格”飞机。所有的恐怖分子和两名人质死亡,以色列人损失了一名军官;损失的乌干达人和士兵,具体数字不详。

3架“大力神”飞机本应在恩德培加满油,不经停留地直飞以色列。有一则情报出了点小差错,机场加油管的罗口直径事先没有搞准,从而未能尽快加满油,3架飞机不得不在内罗毕作技术性停留。直到向恩德培发起攻击时,通过巴黎同巴勒斯坦人的谈判仍在进行。

有史以来最不寻常的突击行动——“雷球行动”就是这样实施并取得了成功。它有赖于出色地使用军队、“莫萨德”、“阿曼”和特勤机构各个组成部分的手段:情报、人力、技术、摄影、文献)、准军事行动和技术、心理行动(谈判的热烈进行)和保守秘密(行动开始之后才向部长们通报)。

奇袭恩德培胜利之后,近年来我们所看到的则是灾难性的行动场面:1980年4月,试图营救被扣押在德黑兰的美国外交官人质所造成的流血惨败(8人死亡),以及1986年7月发生的荒唐的“绿色和平号”事件。

在上述事件中,仅仅把责任归于美国或法国的特勤部门是不公正的,真正的责任在上边。